

【现代文学精品集】

# 夏丏尊

## 文学精品选

夏丏尊◎著



中国出版集团



现代出版社

【现代文学精品集】

# 夏丏尊

文学精品选



夏丏尊◎著



中国出版集团



现代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 CIP ) 数据

夏丏尊文学精品选 / 夏丏尊著. —北京: 现代出版社, 2017.8

ISBN 978-7-5143-6447-7

I. ①夏… II. ①夏… III. ①中国文学—现代文学—作品综合集 IV. ①I216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7) 第212658号

- 
- |      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
| 著 者  | 夏丏尊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责任编辑 | 杨学庆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出版发行 | 现代出版社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地 址  | 北京市安定门外安华里504号             |
| 邮政编码 | 100011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电 话  | 010-64267325 64245264 (传真) |
| 网 址  | www.1980xd.com             |
| 电子邮箱 | xiandai@cnpitc.com.cn      |
| 印 刷  | 三河市金泰源印务有限公司               |
| 开 本  | 710mm×1000mm 1/16          |
| 印 张  | 15.5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版次印次 | 2017年9月第1版 2017年9月第1次印刷    |
| 标准书号 | ISBN 978-7-5143-6447-7     |
| 定 价  | 45.00元                     |
- 

版权所有, 翻印必究; 未经许可, 不得转载

## 夏丏尊简介

夏丏尊（1886 ~ 1946）本名夏铸，字勉旃，后改字丏尊，号闷庵。浙江上虞松厦人，是我国近代著名教育家、文学家、编辑出版家、翻译家，我国新文学运动的先驱。

夏丏尊从小性灵聪慧，在私塾里，他熟读了四书五经，15岁时中了秀才，随后又阅读《史记》《汉书》，能背诵不少唐诗、宋词，还诵读了不少古典文学作品，这使他从小具备了较高的文学素养。1908年，他任浙江两级师范学堂通译助教，为该校延聘的教育科日本教员做翻译。

1913年，夏丏尊在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任国文教员，随后加入南社。1924年，他兼任宁波浙江省立四中国文教员。1925年上半年，他在宁波省立四中教书。1926年，他到复旦大学中文系兼课，并应聘为上海暨南大学教授兼中国文学系主任，同时担任上海开明书店编辑所长。1936年，他当选为中国文艺家协会理事、主席。

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，夏丏尊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，任《救亡日报》编委。1945年11月，他被选为中华全国文艺家协会上海分会理事，但因牢狱生活早已毁了他的健康，于1946年4月23日在上海病逝。

1926年起，夏丏尊一边教书，一边从事出版事业，编辑发行了《中学生》《新少年》《新女性》《一般》《救亡报》等进步报刊，哺育了一代青年。

1937年上海沦陷期间，夏丏尊出版了《阅读与写作》《文章讲话》等，

还翻译了《南传大藏经》等。抗战胜利后，他撰写了《好话符咒式的政治》《中国书业的新前途》等文。他的学术著作有《文艺论 ABC》《生活与文学》《现代世界文学大纲》等。译著有《社会主义与进化论》《蒲团》《国木田独步集》《近代的恋爱观》《近代日本小说集》《爱的教育》《续爱的教育》等。

夏丏尊不仅是我国新文学运动的先驱，而且还是我国语文教学的耕耘者。他同著名教育家叶圣陶、刘薰宇先生一样把毕生精力都投入到祖国的教育事业之中。尤其是 20 世纪 30 年代，身为开明书店总编辑的夏丏尊先生创办了《中学生》杂志，叶圣陶先生任杂志主编。这本杂志以先进的文化思想、丰富的科学知识教育中学生，在我国语文教学方面下力尤深，成果卓著，被几代中学生视作良师益友，在文化界、教育界和出版界有口皆碑。夏丏尊在语文教育方面的理论和实践，以及他终身为基础教育事业奋斗的精神，给后人留下了极其宝贵的财富。

## 目录

### 散文

- 002 阅读什么
- 008 怎样阅读
- 014 春日化学谈
- 020 《李息翁临古法书》跋
- 021 怎样对付教训
- 028 中国的实用主义
- 032 关于职业
- 037 光复杂忆
- 039 闻歌有感
- 044 悼一个自杀的中学生
- 051 恭祝快乐
- 053 黄包车礼赞
- 056 一个夏天的故事
- 058 白马湖之冬
- 060 一个从四川来的青年

|     |          |
|-----|----------|
| 063 | 先使白话文成话  |
| 065 | 幽默的叫卖声   |
| 067 | 中年人的寂寞   |
| 069 | 良乡栗子     |
| 071 | 文学的力量    |
| 075 | 鲁迅翁杂忆    |
| 078 | 日本的障子    |
| 081 | 试 炼      |
| 083 | “无奈”     |
| 084 | 一种默契     |
| 086 | 灶君与财神    |
| 090 | 整理好了的箱子  |
| 092 | 彻 底      |
| 094 | 阮玲玉的死    |
| 097 | 一九一九年的回顾 |
| 099 | 早老者的忏悔   |
| 102 | 怀晚晴老人    |
| 105 | 两个家      |
| 108 | 家族制度与都会  |
| 110 | 一个追忆     |
| 112 | 中国书业的新途径 |
| 116 | 紧张气氛的回忆  |
| 119 | 弘一法师之出家  |
| 124 | 白 采      |
| 127 | 我的畏友弘一和尚 |
| 130 | 做了父亲     |
| 133 | 钢铁假山     |
| 135 | 春的欢悦与感伤  |
| 137 | 寄 意      |
| 139 | 我的中学时代   |

|     |             |
|-----|-------------|
| 145 | 回顾和希望       |
| 150 | 弘一大师的遗书     |
| 153 | 论单方面的自由离婚   |
| 155 | 原始的媒妁       |
| 157 | 对了米莱的《晚钟》   |
| 163 | “你须知道自己”    |
| 169 | “自学”和“自己教育” |
| 174 | 谈 吃         |
| 178 | 近事杂感        |
| 180 | 学斋随想录       |
| 181 | 文艺随笔        |
| 185 | 知识阶级的运命     |
| 194 | 受教育与受教材     |
| 198 | 教育的背景       |
| 203 | 我之于书        |

## 小说

|     |     |
|-----|-----|
| 206 | 长 闲 |
| 212 | 命相家 |
| 216 | 怯弱者 |
| 224 | 流 弹 |
| 234 | 猫   |

◎  
散  
文

夏丏尊

文学精品选

## 阅读什么

中学生诸君：我在这回播音所担任的是中学国语科的节目。国语科有好几个方面，我想对诸君讲的是些关于阅读方面的话。预备分两次讲，一次讲“阅读什么”，一次讲“怎样阅读”。今天先讲“阅读什么”。

让我在未讲到正文以前，先发一句荒唐的议论。我以为书这东西是有消灭的一天的。书只是供给知识的一种工具，供给知识其实并不一定要靠书。试想，人类的历史不知已有多少年，书的历史比较起来是很短很短的。太古的时代并没有书，可是人类也竟能生活下来，他们的知识原不及近代人，却也不能说全没有知识。足见书不是知识的唯一的来源，要得知识并不一定要靠书的了。古代的事，我们只好凭想象来说，或者有些不可靠，再看现在的情形吧。今天的讲演是用无线电播送给诸君听的，假定听的有一万人，如果我讲得好，有益于诸君，那效力就等于一万个人各读了一册“读书法”或“读书指导”等类的书了。我们现在除无线电话以外还有电影可以利用，历史上的事件，科学上的制造，如果用电影来演出，功效等于读历史书和科学书。假定有这么一天，无线电话和电影发达得很进步普遍，放送的材料有人好好编制，适于各种人的需要，那么书的用处会逐渐消灭，

因为这些利器已可代替书了。我们因了想象知道太古时代没有书，将来也可不必有书，书的需要可以说是一种过渡时代的现象。

今天所讲的题目是“阅读什么”，方才这番议论好像有些荒唐，文不对题。其实我的意思只是想借此破除许多读书的错误观念。我也承认书本在今日还是有用的，我们生存在今日，要求知识，最普通、最经济的方法还是读书。可是一向传下来的读书观念，很有许多是错误的。有些人把读书认为高尚的风雅事情，把书本当作玩好品古董品，好像书这东西是与实际生活无关，读书是实际生活以外的消遣工作。有些人把书认为唯一的求学的工具，以为所谓求知识就是读书的别名，书本以外没有知识的来路。这两种观念都是错误的，犯前一种错误的以一般人为多，犯后一种错误的大概是青年人，尤其是日日手捏书本的中学生诸君。

我以为书只是求知识的工具之一，我们为了要生活，要使生活的技能充实，就得求知识。所谓知识，决不是什么装饰品，只是用来应付生活，改进生活的技能。譬如说，我们因为要在自然界中生存，要知道利用自然界理解自然界的情形，才去学习物理、化学和算学等科目；我们因为要在这世界上做人，才去学习世界情形，修习世界史和世界地理等科目；我们因为要做现在的中国人民，才去学习本国历史、地理、公民等科目。学习的方法可有各式各样，有时须用实验的方法，有时须用观察的方法，有时须用演习的方法，并不一定都依靠书。只因为书是文字写成的，文字是最便利的东西，可把世间一切的事情，一切的道理都记载出来，印成了书，随时随地可以翻看，所以书就成了求知识的重要的工具，值得大众来阅读了。

以上是我对于书的估价，下面就要讲到今天的题目“阅读什么”了。

青年人应该读些什么书？这是一个从古以来的大问题，对于这问题从古就有许多人发表过许多议论，近十年来这问题也着实热闹，有好几位先生替青年开过书目单，其中比较有名的是梁启超先生和胡适之先生所开的单子。诸君之中想必有许多人见过这些单子的。我今天不想再替诸君另开单子，只想大略地告诉诸君几个着手的方向。

我想把读书和生活两件事联成一气、打成一片来说，在我的见解，读书并不是风雅的勾当，是改进生活、丰富生活的手段，书籍并不是茶余酒后的消遣品，乃是培养生活上知识技能的工具。一个人该读些什么书，看些什么书，要依了他自己的生活来决定、来选择。我主张把阅读的范围，分成三个：一是关于自己的职务的，二是参考用的，三是关于趣味或修养的。举例子来说，做内科医生的，第一应该阅读的是关于内科的书籍杂志，这是关于自己职务的阅读，属于第一类。次之是和自己的职务无直接关系，可以作研究上的参考，使自己的专门知识更丰富确切的书，如因疟疾的研究，而注意到蚊子的种类，便去翻某种生物学书；因了疟蚊的分布，便去翻阅某种地理书；因了某种药物的性质，便去查检某种的植物书，矿物书；因了某一词儿的怀疑，便去翻查某种辞典，这是参考的阅读，属于第二类。再次之这位医生除了医生的职务以外，当然还有趣味或修养的生活，在趣味方面他如果是喜欢下围棋的，不妨看看关于围棋的书，如果是喜欢摄影的，不妨看看关于摄影的书，如果是喜欢文艺的，不妨看看诗歌、小说一类的书，在修养方面，他如果是有志于品性的修炼的，自然会去看名人传记或经典格言等类的书，如果是觉得自己身体非锻炼不可的，自然会去看游泳、运动等类的书。这是趣味或修养方面的阅读，属于第三类。第一类关于职务的书是各人不相同的，银行家所该阅读的书和工程师不同，农业家所该阅读的书和音乐家不同。第二类的参考书，是因了专门业务的研究随时连类牵涉到的，也不能划出一定的种数。至于第三类的关于趣味或修养的书，更该让各个人自由分别选定。总而言之，读书和生活应该有密切的关联。

上面我把阅读的范围分为三个：一是关于个人职务的，二是参考的，三关于趣味或修养的。下面我将根据了这几个原则对中学生诸君讲“阅读什么”的问题。

先讲关于职务的阅读。诸君的职务是什么呢？诸君是中学生，职务就在学习中学校各种功课。诸君将来也许会做官吏、做律师、开商店、做教师，各有各的职务吧，现在却都在中学校受着中等教育，把中学校所规

定的各种功课，好好学习，就是诸君的职务了。诸君在职务上该阅读的书不是别的，就是学校规定的各种教科书。诸君对于我这番话也许会认为无聊吧，也许有人说，我们每日捧了教科书上课堂、下课堂，本来天天在和教科书作伴侣，何必再要你来嘈杂呢？可是，我说这番话，自信态度是诚恳的。不瞒诸君说，我也曾当过许多年的中学教师，据我所晓得的情形，中学生里面能够好好地阅读教科书的人并不十分多。有些中学生喜欢读小说，随便看杂志，把教科书丢在一边，有些中学生爱读英文或国文，看到理化算学的书就头痛。这显然是一种偏向的坏现象。一般的中学生虽没有这种偏向的情形，也似乎未能充分地利用教科书。教科书专为学习而编，所记载的只是各种学科的大纲，原并不是什么了不得的著作，但对于学习还是有价值的工具。学习一种功课，应该以教科书为基础，再从各方面加以扩充，加以比较、观察、实验、证明等种种切实的功夫，并非胡乱阅读几遍就可了事。举例来说，国语科的读书，通常是用几篇选文编成的，假定一册国文读本共有三十篇文章，你光是把这三十篇文章读过几遍，还是不够，你应该依据了这些文章作种种进一步的学习，如文法上的习惯咧、修辞上的方式咧、断句和分段的式样咧，诸如此类的事项，你都须依据了这些文章来学习，收得扼要的知识才行。仅仅记牢了文章中所记的几个故事或几种议论，不能算学过国语一科的。再举一个例来说，算学教科书里有许多习题，你得一个一个地演习，这些习题，一方面是定理或原则的实际上的应用，一方面是使你对于已经学过的定理或原则更加明了的。例如四则问题有种种花样，龟鹤算咧、时计算咧、父子年岁算咧，你如果只演习了一个个的习题，而不能发见这些习题中的共通的关系或法则，也不好称为已学会了四则。依照这条件来说，阅读教科书并非容易简单的工作了。中学科目有十几门，每门的教科书先该平均地好好阅读，因为学习这些科目是诸君现在的职务。

次之讲到参考书。如果诸君之中有人问我，关于某一科应看些什么参考书？我老实无法回答。我以为参考书的需要因特种的题目而发生，是临

时的，不能预先决定。干脆地说，对于第一种职务的书籍阅读得马马虎虎的人，根本没有阅读参考书的必要。要参考，先得有题目，如果心里并无想查究的题目，随便拿一本书来东翻西翻，是毫无意味的傻事，等于在不想查生字的时候去胡乱翻字典。就国语科举例来说，诸君在国语教科书里读到一篇陶潜的《桃花源记》，如果有不曾明白的词儿，得翻辞典，这时辞典（假定是《辞源》）就成了参考书。这篇文章是晋朝人做的，如果诸君觉得和别时代人所写的情味有些两样，要想知道晋代文的情形，就会去翻中国文学史（假定是谢无量编的《中国文学史》），这时文学史就成了诸君的参考书。这篇文章里所写的是一种乌托邦思想，诸君平日因了师友的指教，知道英国有一位名叫马列斯的社会思想家写过一本《理想乡消息》和陶潜所写的性质相近，拿来比较，这时，《理想乡消息》就成了诸君的参考书。这篇文章是属于记叙一类的，诸君如果想明白记叙文的格式，去翻看《记叙文作法》（假定是孙俚工编的），这时《记叙文作法》就成了诸君的参考书。还有，这篇文章的作者叫陶潜，诸君如果想知道他的为人，去翻《晋书·陶潜传》或《陶集》，这时《晋书》或《陶集》就成了诸君的参考书。这许多参考书是因为有了题目才发生的，没有题目，参考无从做起，学校图书室虽藏着许多的书，诸君自己虽买有许多的书，也毫无用处。国语科如此，别的科目也一样。诸君上历史课听教师讲英国的工业革命一课，如果对于这件历史上的事迹发生了兴趣或问题，就自然会请问教师得到许多的参考书，图书馆里藏着的《英国史》，各种经济书类，以及近来杂志上所发表过的和这事有关系的单篇文字，都成了诸君的参考书了。所以，我以为参考书不能预先开单子，只能照了所想参考的题目临时来决定。在到图书馆去寻参考书以前，我们应该先问自己，我所想参考的题目是什么？有了题目，不知道找什么书好，这是可以问教师、问朋友、查书目的，最怕的是连题目都没有。

上面所讲的是关于参考书的话。再其次要讲第三种关于趣味修养的书了。这类的书可以说是和学校功课无关的，不妨全然照了自己的嗜好和需

要来选择。一个人的趣味是会变更的，一时喜欢绘画的人，也许不久会喜欢音乐，喜欢文学的人，也许后来会喜欢宗教。至于修养，方面更广，变动的情形更多。在某时候觉得自己身心上的缺点在甲方面，该补充矫正。过了些时，也许会觉得自己身心上的缺点在乙方面，该补充矫正了。这种自然的变更，原不该勉强拘束，最好在某一时期，勿把目标更动。这一星期读陶诗，下一星期读西洋绘画史，趣味就无法涵养了。这一星期读曾国藩家书，下一星期读程、朱语录，修养就难得效果了。所以，我以为这类的书，在同一时期中，种数不必多，选择却要精。选定一二种，须定了时期来好好地读。假定这学期定好了某一种趣味上的书，某一种修养上的书，不妨只管读去，正课以外，有闲暇就读，星期日读，每日功课完毕后读，旅行的时候在车上船上读，逛公园的时候坐在草地上读。如果读到学期完了，还不厌倦，下学期依旧再读，读到厌倦了为止。诸君听了我这番话，也许会骇异吧。我自问不敢欺骗诸君，诸君读这类书，目的不在会考通过，也不在毕业迟早，完全为了自己受用，一种书读一年，读半年，全是诸位自由，但求有益于自己就是，用不着计较时间的长短。把自己欢喜读的书永久地读，是有意义的。赵普读《论语》，是有名的历史故事，日本有一位文学家名叫坪内逍遙的，新近才死，他活了近八十岁，却读了五十多年的莎士比亚剧本。

我的话已完了。现在来一个结束。我以为：书是供给知识的一种工具，读书是改进生活、丰富生活的手段，该读些什么书要依了生活来决定选择。首先该阅读的是关于职务的书，第二是参考书，第三是关于趣味修养的书。中学生先该把教科书好好地阅读，因为中学生的职务就在学习中学校课程。参考书可因了所要参考的题目去决定，最要紧的是发现题目。至于趣味修养的书可自由选择，种数不必多，选择要精，读到厌倦了才更换。

本文是向全国中学生作的广播稿  
刊《中学生》第六十一期（1936年1月）

## 怎样阅读

前天我曾对中学生诸君讲过一次话，题目是《阅读什么》今天所讲的，可以说是前回的连续题目，是《怎样阅读》。前回讲“阅读什么”，是阅读的种类，今天讲“怎样阅读”，是阅读的方法。

“怎样阅读”和“阅读什么”一样，也是一个老问题，从来已有许多人对于这问题说过种种的话。我今天所讲的也并无前人所没有发表过的新意见、新方法，今天的话是对中学生诸君讲的，我只希望我的话能适合于中学生诸君就是了。

我在前回讲“阅读什么”的时候，曾经把阅读的范围划成三个方面：第一是职务上的书，第二是参考的书，第三是趣味修养的书。中学生的职务在学习，中学校的课程，中学校的各科教科书属于第一类；学习功课的时候须有别的书籍作参考，这些参考书属于第二类；在课外选择些合乎自己个人趣味或有关修养的书来阅读；这是第三类。今天讲“怎样阅读”，也仍想依据了这三个方面来说。

先讲第一类关于诸君职务的书，就是教科书。摆在诸君案头的教科书有两种性质可分，一种是有严密的系统的，一种是没有严密的系统的。如

算学、理化、地理、历史、植物、动物等科的书，都有一定的章节，一定的前后次序，这是有系统的。如国文读本，如英文读本，就定不出严密的系统，一篇韩愈的《原道》可以收在初中国文第一册，也可以收在高中国文第二册，一篇弗兰克林的传记，可以摆在初中英文第三册，也可以摆在高中英文第二册。诸君如果是对于自己所用的教科书留心的，想来早已知道这情形。这情形并不是偶然的，可以说和学科的性质有关。有严密的系统的是属于一般的所谓科学，像国文、英文之类是专以语言文字为对象的，除文法、修辞教科书外，一般所谓读本、教本，都是用来作模范作练习的工具的东西。所以本身就没有严密的系统了。教科书既然有这两种分别，阅读的方法就也应该有不同的地方。

如果把阅读分开来说，一般科学的教科书应该偏重于阅，语言文字的教科书应该偏重在读。一般科学的教科书虽也用了文字写着，但我们学习的目标并不在文字上，譬如说，我们学地理、学化学，所当注意的是地理、化学书上所记着的事项本身，这些事项除图表外原用文字记着，但我们不必专从文字上记忆揣摩，只要从文字去求得内容就够了。至于语言文字的学科就不同，我们在国文教科书里读到一篇文章——假定是韩愈的《画记》，这时我们不但该知道韩愈这个人，理解这篇《画记》的内容，还该有别的目标，如文章的结构、词句的式样、描写表现的方法等等，都得加以研究。如果读韩愈的《画记》，只知道当时曾有过这样的画，韩愈曾写过这样的一篇文章，那就等于不曾把这篇文章当作国文功课学习过。我们又在英文教科书里读华盛顿砍樱桃树的故事，目的并不在想知道华盛顿为什么砍樱桃树，砍了樱桃树后来怎样，乃是要把这故事当作学习英文的材料，收得英文上种种的法则。所以阅读两个字不妨分开来用，一般科学的教科书应懂它的内容，不必从文字上去瞎费力，只要好好地阅就行，像国文、英文两门是语言文字的功课，应在形式上多用力，只阅不够，该好好地读。

不论是阅或是读，对于教科书该毫不放松，因为这是正式功课，是诸君职务上的工作。有疑难，得去翻字典；有问题，得去查书。这就是所谓